



湯子遺書卷三目錄

序

擬 御製大清會典序

理學宗傳序

孫徵君先生文集序

戴山劉先生文錄序

贛州府誌序

勸賑序

睢州誌序

孝經易知序

湯子遺書卷三目錄

劉山蔚詩序

蔡氏族譜序

唐成齋制義序

黃庭表集序

西澗集序

楊彭山春望詞序

雪亭夢語序

西山唱和詩序

王似齋詩序

送魏蓮陸歸保定序



086737

送宋牧仲分司贛關序

送汪檢討奉使琉球序

惠母陳太君七十壽序

孫徵君先生九十壽序

募建六忠祠序

賀王叔平進士序

送徐電發序

湯子遺書卷三

睢陽 湯 斌 潛菴

序

擬

御製大清會典序

順治壬辰七月御試

朕惟一代之創興必明一代之制度蓋紀綱倫敘千載維同而規模品式累朝各異自唐虞以來典謨大備商著風愆用儆有位周垂官禮具訓百工莫不煌煌巨麗於今為昭然道取稽古政貴因時近代惟明本朝所監其設官分職原本古昔權殺

湯子遺書卷三序

古吳范孫鶴  
金閶劉濬文別

於漢而董正之綱維自定員省於唐而職任之貫理甚周祿涼於宋而蠲復之恩禮愈渥宏謨曲算可謂博大精詳矣至孝宗秉睿哲之資股肱多忠良之彥於弘治十年詔脩大明會典閱六年而告成其後因時損益每進加詳制度文為於焉稱備使其臣工克遵罔替何難彷彿殷周比隆虞夏哉朕於萬幾之暇時一披覽因念本朝受

命九載於茲而典則不章臣鄰罔守朕甚惡焉用是特命諸曹纂輯舊章別類編文分年紀政以官聯部署為綱以事物儀文為目同異兼晰而無因

革難通之患巨細均該而有本末咸宜之美法則折衷於前朝謨訓聿彰於昭代誠至治之良猷實萬年之金鑑嗚呼法難明而易昧民難安而易危寅恭協應勿持祿以養交成憲是遵罔紛更而多事使百姓聞令而心服則朝廷無爲而日尊百爾君子尚其敬哉世世子孫尚其敬哉

理學宗傳序

天之所以賦人者無二理聖人之所以承天者無二學蓋天命流行化育萬物秀而靈者爲人本性之中五常具備其見於外也見親則知孝見長則

知弟見可矜之事則惻隱見可恥之事則羞惡不學不慮之良人固無異於聖人也惟聖人爲能體察天理之本然而朝乾夕惕自彊不息極之盡性至命而操持不越日用飲食之間顯之事親從兄而精微遂至窮神知化之際蓋其知明處當乃吾性中自有之才能參天贊化亦吾性中自有之功用止如其本性之分量而非有加於毫末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爲教之目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聖學之淵源王道之

根柢也。由湯文武周公孔子以至顏曾思孟成己成物止。有此道在上在下止有此學。秦漢而後道喪。文敞賴江都文中昌黎衍其端緒。至濂溪周子崛起春陵。直接鄒魯。程張邵朱以至陽明。雖所至或有淺深。氣象不無少異。而中所自得。心心相印。針芥不爽。蓋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苟得其本心之同然。則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固無異。親授受於一堂者矣。如高曾祖禰與嫡子嫡孫。精氣貫通。譜牒昭然。而旁流支派。雖貴盛於一時。而不敢與大宗同抗。蓋誠有不可紊者在也。

近世學者或專記誦而遺德性。或重超悟而畧躬行。又有為儒佛合一之說者。不知佛氏之言。心性似與吾儒相近。而外人倫遺事物。其心起於自私自利。而其道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吾儒之道。本格致誠正以為脩。而合家國天下以為學。自復其性。謂之聖學。使天下共復其性。謂之王道。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豈佛氏所可比而同之乎。容城孫先生集理學宗傳一書。自濂溪以下十一子為正宗。後列漢隋唐儒考。宋元儒考。明儒考。端緒稍異者為補遺。其大意在明天人之歸。嚴儒釋之辨。蓋吾

儒傳心之要典也八十年中躬行心得悉見於此  
斌謝病歸田從學先生之門受而讀之其折衷去  
取精義微言幸承面誨而得有聞焉天下同志讀  
是書者無徒作書觀也止由此以復天之所與我  
者耳吾之身天實生之無一體之不備吾之性天  
實命之無一理之不全吾性實與萬物為一體而  
民胞物與不能渾合無間焉吾性未盡也吾性實  
與堯舜同量而明物察倫不能細大克全焉吾性  
未盡也吾性實與天地合德而戒慎恐懼不能如  
乾健不息焉吾性未盡也試由濂洛關閩以上達

孔顏曾孟由孔顏曾孟而證諸堯舜湯文得其所  
以同者返而來之人倫日用之間實實省察克治  
實實體驗擴充使此心渾然天理而返諸純粹至  
善之初焉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中和可以位育  
而大本達道在我矣不然徒取先儒因時補救之  
言較短量長橫分畛域妄起戈矛不幾負先生論  
定之苦心乎陸子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學苟知  
本六經皆我註脚斌惟與天下學者共勉之而已

孫徵君先生文集序

昔文仲子生隋唐之際佛老盛行毅然以孔子為

宗匹夫肩絕學之統其有功於斯世甚大朱子集羣儒之大成其徒傳之金華諸子遍相授受至明初制作一代典章率本朱子之教以是知大儒抱道空山脩明六經非一世之業也容城徵君孫先生登萬曆庚子鄉薦與鹿忠節爲友以躬行相砥礪居親喪結廬墓側於憂戚孺慕中悟心性本原慨然以聖人爲可學而至天啟乙丙間大興鈎黨之獄左魏周三君子橫被榜掠故交避匿先生獨上書樞輔鳴鼓舉旛爲之鳩衆仗助生死禍福不足動其中其剛大之氣復如此時會搶攘保全危

城避亂山中隱然負王佐之望徵書屢賁堅辭不應晚年移家蘇門聲華刊落生徒數百結廬相就其地自姚許之後稱再盛云先生於道慎擇而約守之發爲文章皆躬行心得之餘未嘗有新奇可喜由其說而持循之人人可以寡過所著四書近指讀易大旨尚書近指精義明前儒所未發嘗以古今諸儒見有偏全力有淺深要以不謬聖人爲歸慈湖以傅子靜者失子靜龍谿以傳陽明者失陽明儒而雜禪不可不辨苟無致知力行之實徒憑揣摩億度以軒輕先賢先生之所不與也九十

老人晨興拜謁家祠獨坐空齋終日無惰容事物之來泛應曲當濁酒孤燈對友談學至丙夜不倦自非功深於人之所不見者烏能自彊不息如此乎當草昧初開干戈未戢人心幾如重寐賴先生履道坦坦貞不絕俗使人知正心誠意之學所以立天經定民彝不因運會為遷移振三百年儒者之緒而為

興朝理學之大宗其於文中紫陽何如非愚之所能知其有關於世道則一而已矣

戢山劉先生文錄序

湯子遺書卷三序

六

戢山劉念臺先生文錄十八卷斌奉使於浙先生門人黃君太冲與其孫茂林見示得受而卒業焉喟然歎曰先生之學至矣程朱以來體道之精未有過焉者也蓋嘗論之濂溪得孔孟之傳其說大極圖也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此中庸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旨也而論者以為易流於禪吾謂不然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人者天之心也性者天之理也天理非可以動靜言而主靜亦不可以時位論泥主靜之說而不得其義固

易流於禪若昧主靜之意而徒事於標末補綴則  
隱微多疚人品僞而事功無本此鄉愿之僞學孔  
孟之所深拒也程子曰天理二字吾體驗而得之  
又曰學者敬以直內爲本朱子曰靜者性之真也  
涵養中體出端倪則一一皆爲己物豫章延平師  
友相傳皆是此意其曰窮理者亦窮天所與我之  
理也故可以盡性而至命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  
其功也後人失其精意遂至沉溺訓詁泛濫名物  
幾於支離而無本王文成致良知之教返本歸原  
正以救末學之流弊然或語上而遺下偏重而失

中門人以虛見承襲不知所以致之之方至龍溪  
四無之說出益洗洋恣肆縱橫自如儒佛之籬籬  
盡撤其流弊有甚焉者故高忠憲顧端文以性善  
之說救之夫學者於極重難返之際深憂大懼不  
得已補偏救弊固吾道之所賴以存學者先識孔  
孟之真身體而力行之久之徐有見焉未嘗不殊  
途同歸如顏曾爲大宗而由賜師商各得聖人之  
一體若學力不實此心無主徒從語言文字之末  
妄分畛域根柢未立枝葉皆僞其所爲不越功利  
詞章之習而欲收廓清摧陷之功吾恐言愈多而

道愈晦。聖賢心傳不見於天下後世也。先生生文成之鄉。而與忠憲端文遊。其學以慎獨為宗。於天人理氣。靜存動察。辨之不厭其詳。而終以靜存為要。嘗曰。姚江之後。流於老莊東林之後。漸入申韓。故擇取中庸。以復先儒之舊。平生於寂寞凝一。中發其聰明智慮。通籍四十年。敝帷穿榻。蕭然布素。其立朝也。秉義據經。難進易退。自曹郎以至總憲。前後章疏十上。大約志在振肅紀綱。敦崇廉節。重仁義。而薄刑名。更欲申明祖制。寺人不得典兵。預政。廷杖詔獄。悉當報罷。寧人主見為迂闊。而不敢

貶道以從時。寧與執政相齟齬。而不敢容嘿。以阿世。慎獨之學。以之自修者如是。以之告君者如是。以之勉寮友。誨門弟子者。亦如是。遭際鼎革。拜辭家廟。絕粒空山。其從容堅定。視生死猶日用飲食也。觀其語門人曰。曾中渾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蓋通徹達性之學。至是而始得所歸宿焉。植天經。扶人紀。固吾儒中庸之道。非老佛之幻視。君親與鄉愿偽學。依回附和者。所可假借。吾願學者。捐成心去故智。法先生為學之誠。而得其用心之所。在。由是上溯濂洛關閩。以達於孔孟。則姚江梁溪。

皆可融會貫通而無疑矣斌有慨於聖道之失真微言之將墜故不禁媿媿言之

### 贛州府誌序

按贛之爲郡處江西上游漢唐以前視若荒服至宋濂溪周子通判州事其時趙清獻爲守程大中令興國識濂溪於南安命明道伊川受學焉伊洛文獻之傳實肇於此文信公亦以守郡建大義興勤王之師故豫章理學節義冠冕海內而贛郡尤著云然地大山深疆隅繡錯姦宄不測之徒時時乘間竊發疊嶂連嶺處處既高俯視各郡勢猶建

瓚非得博大通方威信重臣鎮撫其地則閩楚江粵往往多事故前代特命憲臣駐節於郡王文成公授提督專征伐剗平山寇屢勲爛焉及宸濠逆命天下震動公率二三郡守統兵數千旬日之間擒俘宸濠舉豫章數千里地歸之朝廷豈非重地得人之明驗與而文成公學本周程在贛日與洛邨善山南埜東廓諸君子講明良知之學天下儒者以虔南爲歸可謂盛矣虔南盛衰既關數省之安危而聖學修明又肇端於此地故其山川磅礴鬱積滌迴蜿蜒非他郡所可頡頏也予既考閱舊

誌得其形勝扼塞之要間嘗登城眺望見崆峒天  
竺萬峰迴合貢水章江雙流奔湍北顧十八灘巨  
石側立如犬牙森森想見清獻疏鑿之跡謁濂溪  
書院修其俎豆信國文成二祠亂後焚燬予移祀  
書院廣集諸生執經揖讓於前念典型之尚存思  
徽音之如在不禁爲之低徊流連也獨是山川如  
故風俗漸漓戶口消耗賦役繁難選舉應南宮試  
者十二邑僅數人耳何今昔之不同如此是非任  
旬宣牧守者之責與後之君子撫覽茲編尚加意  
綏輯再見清獻之休烈而與賢士大夫講明性道  
尋墜緒於微茫以上追濂溪陽明之風知必有洛  
村善山其人出而應之者矣

勸賑序

順治十六年歸德霪雨爲災自夏徂秋煙雲慘淡  
洪流浩浩彌望數百里麥未登場黍稷弗播睢州  
地尤沮洳城郭傾圮蓋父老傳聞以爲百年之內  
所未有也比冬民將扶老攜幼就食四方郡司李  
饒陽符公慨然軫念遍履部內開誠勸諭繼以涕  
泣於是各邑聞命輸助麥穀者皆以萬計公之至  
睢也捐知州事戴侯而言曰上天降災青於茲土

惟我官吏罔獲辭咎其曷敢弗欽既又進紳士耆老再拜而言曰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當茲荒歲窮民流離盡矣若珍此豆區之遺倘變生意外安能洗腆用酒而稱無事乎衆咸曰唯唯此流離民誰非我之鄉里親戚乃重煩明公憂於是蠲輸者立粥場者恐後自城市至四境村鎮煙火相望前此民之扶老攜幼奔走四方者皆相告來歸繼而河朔淮泗之民以梁苑為樂土越明年麥登乃止當斯時也予方銜命嶺北秋八月請告歸里入境睢之父老曳筇踰履率其子弟遮道言公功德

曰去年微公我聚已為墟我屬已為魚矣予曰然抵舍則父老又曳筇踰履率其子弟造於庭曰公大有德於我邦父母兄弟惟公之賜春耕夏藝惟公之賜我民何以云報願為賦詩以紀公功詠而歌之子子孫孫俾勿忘予乃颺言於衆曰公官以刑名職在懲貪糾猾非錢穀撫循之司也然公學有淵源故平日為政察奸惟明去暴惟勇豪民蠹吏竄伏如鼠而疾痛負寃之民若承雨露公方崇教化日進譽髦而課藝之未嘗恃桡楊之威也子昔自潼赴顛晤公於杞公為予言刑以弼教非以

爲教也然書不云乎既富方穀中州自兵火以來  
家無蓋藏民鮮二鬴設不幸有方二三十里水旱  
之災不知何以禦之往者天下常多故矣其先由  
饑饉頗仍縣令不上聞籓臬不下詢視民間欣戚  
漠然不關於心以鳩形鵠面之人而催科是問於  
是民始忍以父母妻子所仰賴之身而自棄於盜  
賊夫養不遂則教不興教不興雖有臯陶爲士亦  
不可以理此予鯁鯁然不能已於懷者噫以公言  
觀之可謂識治之本矣予既感公之德又重以父  
老之情乃拜手頓首而爲頌曰歲在己亥商羊告

災梁園千里蒼茫莫開麥禾云腐蒲葦塞路耒耜  
高懸爭網魴鮒夜吼蛟龍庭遊鳧鷖苦雨名篇愁  
霖綴賦惟公曰嗟惟我赤子兵火餘生何以堪此  
乃檄守令予親履野時駕輕舸時乘羸馬臯陸淖  
泓旌旗瀟灑八邑咸臨至睢之下呼爾冠紳拜手  
廣廈母吝爾有哀此孤寡紳士合言惟公之命惠  
我憚獨敢不敬聽迺輸倉箱迺助釜甑熒熒子遺  
室如懸磬聞公之命交手相慶廬幕周旋炊煙繚  
繞左餐右粥歌呼昏曉我公之歸雲霞縹緲淮泗  
河朔民欣再造何況宋州敢忘拜禱春爾條桑秋

爾滌場我公之功高山蒼蒼烝爾祖妣洽爾鄰里  
我公之功河水瀾瀾

睢州誌序

睢州處杞宋之間壤地不過百里而春秋諸侯會  
盟戰伐與漢唐攻守之跡往往在焉至宋為神京  
左輔稱雄郡明代文物聲明甲於兩河及其亂也  
鋒鏑日聞受禍倍烈蓋地處中原之衝世治則冠  
裳輻輳有故則干戈相尋勢使然也余少時好從  
長者訪求郡中故實壬午兵火之後繼以河洩故  
家遺書一朝俱盡後於河北得李司空舊誌手錄

以歸吾友吳君冉渠博學好古又購得嘉靖間上  
黨程公本手自校讐網羅近事摺摭遺文功未告  
竣會中丞賈公有修誌之檄郡守取其稿以應倉  
卒付剞劂金根帝虎之譌觸目皆是田賦源流未  
詳山川古蹟遺脫附會為多名宦事實寥落人物  
自漢魏至宋元名臣高賢表表史冊者姓氏湮如  
入明以來理學勲業忠節文章彪炳寓內久列一  
統志者皆僅於選舉表中一見姓名而已使後生  
末學至語及先輩行事茫然莫知所從來何由聞  
風而興起乎大者如此若幽貞之士孤嫠之懿沉

埋於荒谷廬井者又不知其凡幾也余知非冉渠定本林居日久桑梓掌故聞見漸熟叅稽前史蒐獵散佚復尋訪父老而折衷之不敢自名州志分爲數帙曰睢陽耆舊傳曰風俗志曰遺事考至理學則附入洛學編藏之篋行久矣雲安程公閱誌病其譌陋不以予空疎無似委之重加叅訂余惴惴以不克勝任是懼時冉渠已歸道山從其令嗣摻索遺藁更發予敝笥而檢閱之核僞黜浮遠不遺而近不濫時當溽暑楫戶終日目涉手抄汗流接踵較舊志事增十之五六仍舊定爲七卷公一

一裁定遂蠲金授梓余於是益歎公之大有造於睢也睢之爲州城郭遼廓土田軍民繡錯賦役叢雜壤多沙鹵黃河之患頻仍民寡蓄積一遇水旱道殍相望且界連曹衛奸盜易滋經畫調劑匪易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此編粗定後來者不須旁詢掾史而因革法戒一展卷而得其大畧豈特一二世之利哉吾又因之有所感矣前代吾州盛時世家耆碩縹緗充棟操觚之士比屋而居自嘉靖以來百有餘年未聞以誌爲任者獨賴劉教諭人物一編存其梗概於郡事則未詳也今公於

戎馬倥偬征輸孔亟之時毅然爲之豈不誠識治要君子哉愧余謏陋寡聞且隨繕隨梓不暇廣質同人舛誤缺漏勢所不免博雅君子覆加增潤以成一郡之典則茲編其前驅也夫亦實余之所厚望也夫

### 孝經易知序

孝經註釋箋註凡數百家近惟新安呂忠節公所著本義大全最稱詳備吾友登封耿逸菴先生家居講學復著易知一卷其言簡而盡明顯而精切與忠節所著互相發明誠後學入德之津梁也古

昔盛時人重倫常家敦仁讓故風俗朴茂治道還淳太和之氣洋溢宇宙輒近之世教化不明本實不敦殫精竭思皆枝葉浮華雖名譽動人而本心已失象山有言親師取友爲學力行皆從好事中來故虛而不實此言切中學者病根而吳中爲甚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覺人之行莫大於孝朱子少年讀孝經題其上曰不如此便不成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吾人奉父母之遺體當思父母生我之身無一體之不具生我之心無一理之不全何以保守成其爲人不至放失淪於禽

獸此不可不深長思也。自學路久迷，陷溺日深，重以侈靡之習，淫佚之說，功利之謀，所知所行，皆人欲而非天理，夜氣之良偶一醒悟，真堪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者。奚暇雕繪浮藻，馳求聲譽乎？天下萬善，同出一原，人能孝，則事君必忠，事長必順，交友必信，居官必廉，臨民必寬，故事君不忠，非孝也，事長不順，非孝也，交友不信，非孝也，居官不廉，非孝也，臨民不寬，非孝也。進而言之，暗室屋漏，一念自欺，非孝也；應事接物，一念怠斃，一念刻薄，非孝也；事親能養矣，而未能養志，知從令之非孝矣，而未能論親於道，養生送死盡禮矣，而未能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其孝猶爲未盡也。故事親事天，一道也，盡倫盡性，一理也。孝之道大矣哉！誠能盡孝之道，則精義入神，參贊化育，不外是矣。一人盡孝，則一家化之，一家盡孝，則一國化之，推之天下，皆孝子，四海皆仁人，則民氣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尚何憂治道不唐虞風俗不三代歟。

劉山蔚詩序

嘗聞詩者，心之聲也。尚書曰：詩言志。孔子刪詩三百，而蔽以思無邪之一言，此千古論詩者之宗也。

騷雅而後言詩者無慮千家我所推重獨靖節少陵耳靖節真懷高寄簞瓢宴如蓋置身羲皇以上而不知有漢魏者也少陵間關氣稜曾無虛日而感時憂國忠愛纏綿卽一飯一吟不忘君父故我謂思無邪一言惟二子足以當之卽以之續三百篇可也近代空同大復振衰復古爲風雅準的或慷慨豪岸或俊朗風流實各肖其性情糾彈戚晚中夜悲歌抗表閭闔脫屣簪紱浩氣清風至今猶可想見於長歌短詠之間故二子者猶得靖節少陵遺意中州爲空同大復之鄉蘇門浚川諸君子

先後主盟詞壇吾意今日必有能似續風雅者求之同里而得簞山田子焉又因田子而得商丘劉子山蔚焉山蔚溫粹冲遠嘗隱居南村疎籬竹徑焚香諠詠聲瑯然達戶外獨與簞山往來唱和無間也余從簞山處見其詩春容蘊藉如朱絃疎越不作哀草寒蛩之響而天真爛熳深有得於言志之義絕非雕繪纂組佶屈纖巧者比吾信其能繼蘇門諸君子而復見空同大復之盛者也夫靖節少陵當時詞章瑰麗樹幟藝林蓋不乏人然或馳情富貴濡跡風塵康樂摩詰未免遺恨二子窮愁

著書志意嶮然聲名獨翔翔雲漢星日之表石門  
輞川舊蹟具在後人過之豈能與粟里浣花同其  
歆慕哉山蔚孝友敦行鄉黨無間言其性情有大  
過人者自此益加砥礪感遇莫移其志拂逆莫動  
其心蓄焉暢焉肆焉擇焉且欲已之而不得焉比  
興寄托自合三百篇之旨歸靖節少陵何難千載  
輝映乎山蔚將刻集問世託箕山索余一言余不  
敢以固陋辭因為序之如此

蔡氏族譜序

昔三代之時多世臣因生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  
子孫世守其家數千年不忘其所自始太史公之  
著史記也公侯傳國名曰世家亦其遺意也魏晉  
以來九品中正之法行而世族益重王謝顧陸盛  
於江左隋唐崔盧李鄭號為右族至為天子所稱  
歎然其初類皆有公侯將相名聲顯赫所謂貴其  
姓者也其後則皆以姓貴耳自辟薦科舉之政行  
天子所與共天下者皆誦習孔孟之徒故旦白屋  
而夕朱戶則其賢不在世族而在詩書然又有官  
躋崇要而後世不欲聞其姓字或宦途顛頓甚至  
終處岩嵒狎鷗鷺而採薇芝者名震霄壤則貴其

姓又不在官爵而在德義矣蔡之先出於周文王  
蔡叔度既遷其子胡率德改行周公舉以卿士復  
封之蔡尚書蔡仲之命是也後世往往爲將相名  
賢史不絕書如中郎之博藝也子尼之雅正也君  
仲元應之教也端明之政事文章也季通父子與  
介夫之學皆照耀古今矣睢陽之有蔡氏也自元  
季始也世多名人濟南司馬兩公父子相繼登巍  
科濟南清介剛果治行爲海內第一司馬豐功偉  
績在馬端肅許襄毅之間雲中兵變談笑而定之  
著在國史班班可考也下此若懷寧君之執法却

賄雁峰君之孰精著述館陶贛州二君之齊名文  
苑此予得之傳聞者也月賓懸圃兩君之文章才  
藝蘊藉風流則予所親炙者也然則天下之言蔡  
姓者必歸重於睢陽而睢陽世家亦必以蔡氏爲  
重豈無故歟鴈峰君始作族譜亂後失散我師茂  
翁先生窮摭博訪得其原橐續成之姓源世系瑩  
域各有圖先世之有聞者爲家傳女子以節著者  
爲外傳誥勅祭葬碑銘附焉可謂彬彬然詳且備  
矣手錄一帙命斌校正斌既素仰濟南司馬之德  
業而又有感於懷寧諸君之賢與中郎子尼諸君

子相輝映也且我師採購之勤紀述之精皆仁人孝子之用心不可不亟表章故舉人之所以貴其姓者以告後之人焉後之子孫觀斯譜也尚思繩其祖武勿墮家聲以無負我師之志則孝矣

唐成齋制義序

吾嘗謂六經之文體製迥別而義蘊無窮千萬世文章不能外焉下此如老莊荀列申韓之書屈原宋玉之騷賦漢兩司馬董仲舒劉向楊雄唐宋韓柳歐陽蘇曾之文章方其書之未成也天下固不知有如此之文也及其既成而出之雖純駁不一

皆爲天地間不可磨滅之文何則其學有本而發之性情者真也人必有真性情而後有真學術有真學術而後有真文章若徒剽竊模擬雖窮極工巧終爲陳腐歸於澌盡泯滅而已譬之草木種種花實各不相肖皆含造化之生氣剪綵爲之何足貴也自有制義以來守溪荆川典型具備當時之人固不意其後之有鹿門震川也鹿門震川變而之古浩氣逸情籠絡一代不意後之又有正希大士也數君子者皆負孤特無所附麗之志而又深以數年之學故其文能自樹立不謂前之人已極

後之人遂無以加也近日士子不務為有本之學  
專一剽竊摹擬入書肆購決科之文數百篇閉門  
而誦之又擇其庸腐纖靡者以為式左割右捨幸  
而獲第取其所揣摩之技鏤板布傳後生又從而  
效之所謂太倉之粟陳陳相因朽敗而不可食而  
天下幾無真性情矣予方憫然憂之而成齋唐子  
以平日所作制義見示讀之見其磊落宏肆脫去  
畦遷於古人之法無所不備而欲摘其某字某句  
為蹈襲某書某篇者不能也其能繼正希大士而  
遠紹王唐歸胡無疑也成齋操履端潔於人不妄

交見事之乖於義者必正色爭之司李撫州持法  
明允決大獄伸理沉寃不畏彊禦卒以直道獲戾  
貧不能治裝士民爭為居停及歸杜門窮經課里  
中子弟選定古今文手錄成笥布衣蔬食茅屋數  
椽不能蔽風雨泊如也是其性情有大過人者故  
為文能自運機軸不屑屑隨人步趨而自與古人  
法度忝毫不爽誠有其本也吾又因之有所感矣  
富貴爵祿賢者得之固多而不賢者得之亦復不  
少若天之所不甚愛惜未嘗擇人而與之也獨於  
文章不輕畀人故往往有享高爵厚祿聲勢赫奕

足以震動一世而求一言之幾於道者無有也成齋之文如此而不能博一第甫仕即蹶輪囷抑塞殆終其身而撫之人歌而思之鄉黨後進無少長皆知有唐先生也彼貴倖一時茫然無所自恃者視成齋為何如余序成齋之文而必原本六經及歷代子史大家者誠見文必有本而後可傳更望成齋勉之不僅以制義傳也則庶乎不負天之所畀也已

黃庭表集序

戊申遇黃庭表先生於錫山以所著忍庵集數卷

見示當是時吳中文章家方以聲華浮艷相高而先生獨原本經術以古人為繩尺心竊重之後十年同應

召至京師有明史之役遇休沐輒相過從遂得盡讀其近稿益歎先生之學大而有本非時賢所可頡頏也竊謂學者為文必內本於道德而外足以經世始不徒為空言可以法今而傳後否則詞采絢爛如春花柔脆隨風飄揚轉眼蕭索何足貴也西漢儒者湛深經術不為百家所惑莫如董江都通達治體議論深切於事情莫如賈長沙而好為

淫靡綺麗之辭不根據理道莫如司馬長卿此固人所易辨非甚深遠難知者乃韓退之號稱知道而敘述古今文章之盛自孟荀屈莊以至相如楊雄之倫詳矣而賈董曾不一及焉何歟宋儒以退之為文人之雄未可言知道其殆以此歟夫相如之賦義在諷諫有為而作君子猶有取焉若近世自命作者輕俳浮薄摻集稗官野乘繁淫怪誕之辭妃青儷白補綴成篇其意可數十字畢者率行爲千百言而不休徒以示我之高才博聞爲譁世取寵之具將古人立言之體蕩然無復存矣安能望相如之晷曉哉今觀先生集中圖書象數之奧性命理氣之微闡發幾無遺蘊禮樂兵刑漕渠水利盛衰沿革名物度數無不究極原委期鑿鑿可見諸施行其斯爲體用兼全之學也乎其爲文也醇雅而不冶簡質而不繁謹嚴而不夸吾不敢知其於先儒何如要之爲董賈不爲相如有斷然者先生操履端靜雖出入禁林官稱侍從而所居委巷版門竟日無剥啄聲凝塵蔽榻寂寞著書刻苦要眇如窮愁專一之士蓋其志量遠矣其人如是其文亦如是是豈可僞爲哉

西澗集序

予往在長安晤王去非於慈仁僧舍得劉子道力刻詩一卷余與劉子生同里交遊頗久而未知其能詩竊歎天下恢奇不羈之人雖久與處猶未易盡識如劉子者往往然也及予自嶺北歸里日偃臥茅齋交游鮮通問者獨劉子時時過從欹竹數竿松陰滿逕談詩竟夕歌聲蕭然振林木劉子巨族家故饒少遭喪亂不事家人生產遂貧落篤好吟詠庭戶牖榻題墨幾滿家人或誚讓之曰此何物曾不足以供饜飧劉子怡然不爲少變也家既

貧達官貴人鮮稱譽之而劉子負嶽嶠歷落之骨亦恥與達官貴人遊時扶杖孤往徜徉自放焉或談及仕宦紛華田廬貨財昂首雲霞弗屑也噫今天下身世通顯者莫不自托於歌吟聲詠沾沾以爲能而冒懷齷齪往往以半畝數椽爭競不息宜乎劉子之以白眼當之矣今劉子聞東南多佳山水波濤汹湧峰巒峭峻將扁舟於采石九華之間而肆志焉乃集近詩命余敘之余以江上往來多隱君子必有知劉子之詩者故不具論論其爲人大畧云

楊彭山春望詞序

京口形勝甲東南，金焦北固其名特著。故画舫籃輿日萃其下，而未有知所謂楊彭山者。是山也，雖無奇峰危巘，深澗絕壑之觀，然登其上，而三山雲樹環翠如屏，長江洶湧，風帆隱見，與潤州城堞樓櫓烟火十餘萬家，無不近在几席。俯仰指顧，亦登臨之勝槩也。特其名不見於山經輿誌，故騷人之遊屐不至，即或至焉，而文字不足以發之。世亦莫得而傳焉。則山川之幸不幸，豈不以人哉。戊申三月，董子文友來自毘陵，與何子雍南，程子千一，偶

登此山，乘春騁望，各賦詩十章。曰楊彭山春望詞。二子皆以詩文擅名當世，其詞雖記一時見聞，所及而江山形勝如指諸掌。吾聞京口盛時名家巨族競選山水靚冶之區，治園亭臺榭，極四時遊覽之娛。自海艘告警，山川如故，風景頓殊。三子懷古瞻今，感慨係之，宜其詞之婉麗而悽愴也。夫天下幽巖邃壑，徒為樵夫漁子所棲遊者多矣。此山南望則米元章之遺墓在焉，其西則昭明太子讀書處也。風流文章彷彿想見其人，何從來遊者篇什零落乎。此詩流傳於世，吾見尋奇探幽者，詫為奇

聞異蹟必將載酒登高窮極眺望墨版淋漓侈為  
遊覽盛事四方聞而不得至者與金焦北固同入  
夢想也故我謂仙宮佛窟士女繽紛不可言遊遊  
楊彭山者自三子始書此所以慶此山之遇也

雪亭夢語序

雪亭者蓮陸魏君侍徵君先生於夏峰自名其所  
居之室也夢語者記其所聞於師與夫讀書有得  
之言以自考也蓮陸受業先生之門三十年中頻  
遭喪亂患難與共及先生遷夏峰蓮陸自山右辭  
官而歸率間歲一至每至必畱數月後構屋以居

為先生訂正年譜白雪盈山孤燈午夜上下古今  
視千秋如旦暮故及門問答之語蓮陸為多庚申  
秋余卧病燕邸君自上谷策蹇來晤見余繩牀破  
被數椽不蔽風雨慨然曰此猶見雪亭風味因出  
夢語讀之余病為之頓減京師繁鄙余寓齋居闌  
闌間車馬之聲不絕而門內數日無一足音蒼苔  
滿徑槐落凝階獨君時披戶入掃敗葉煮苦茗君  
或攜酒至則相對陶然共酌而夢語首章敘豫章  
延平結茅水竹象山白沙陽明念菴山居靜坐故  
事又敘一峰畱客荆川青衣布履卧处惟一板門

以爲諸君甘貧樂道守孔顏家法余因自念壯歲歸田忽忽二十年雖從遊夏峰亦嘗設榻雪亭與聞緒論而因循玩愒無所成就今年逾五十奉召史局汗青無期惟杜門絕應酬稍存山中面目視君蕭然世外不及遠矣故讀夢語輒廢卷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有以也今衰病侵尋行將乞休與蓮陸相約以餘年證明師門宗旨無忘雪亭夜坐時青松白石實聞斯言

西山唱和詩序

宋子牧仲遊西山歸示余詩一卷而屬爲序余謂

山水文章恒相因也謝康樂赤石麻源諸詩岡嶺谿澗松竹猿鳥讀者歷歷如見元次山道州諸詩柳子厚柳州永州諸記亦然獨怪終南去京兆爲近唐世號多詩人遊南山詩彷彿康樂元柳者殊不多見也豈士大夫身處京華日僕僕緇塵遂不暇窮山水之勝與抑或縈情圭組不能心跡雙清雖遊而詩亦不工歟牧仲官西曹稱繁劇更盡心職業嘗爭疑獄數大案似不暇遊又清羸善病而乃於休沐之頃呼朋攜子極登臨之樂其詩與康樂元柳不必盡同要之蕭閒淡遠無長安貴遊繁

躑氣習披覽一過煙雲杳靄繚繞几席間信牧仲於山水文章有深情也余入京師且數年埋頭史局忽忽無意緒每薄暮下直信馬垂鞭望西山曠色輒凝目久之而不果一往今序牧仲詩余滋愧矣

### 王似齋詩序

詩以言志而雜出於貞淫正變上世采之以觀風尼山刪之以垂教誠謂本於性情而足以風化天下耳後之作者非不研思構彩窮姿極情或尚高華或開奇奧要於風化亦有補否王子似齋辛酉

湯子遺書卷三

天

科余所取士也承其尊人慎齋家學出其緒餘發為詩歌擬古懷親送弟憶昔諸篇溫柔敦厚最近風騷以為詩也是名理也以為理也是象趣也求之也近而即之也遠豈徒研思構彩窮姿極情而已哉近時取青媿白與夫險仄僻拗者尤不可同日語矣努力自愛振起頽風不無厚望世其可僅以文人目之乎

### 送魏蓮陸歸保定序

昔孔門諸賢惟顏子最為好學孔子稱之曰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而不言所樂何事及觀喟然

一歎然後知顏子之樂真不能自己者區區貧富得喪不足以易也孔子生平心得弟子不能傳而孔子傳之自十五志學至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固夫子自述之年譜也下學上達知我其天與夫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亦即夫子自傳之像贊也孔子與顏子相知最深所稱終日言而不違者也而魯論所載與顏子言者寥寥豈其微言妙義門弟子不能盡識而顏子獨能默悟神會歟因歎聖人之文義蘊宏深而喟然一歎一聖一賢之精神至今猶在天壤也吾師夏峰先生

平生大節偉然其氣力足以砥柱兩間而細行必矜小物克謹所謂豪傑而聖賢者也其自述日譜凡日用動作與應事接物纖細必書雖患難流離人事繁沓未嘗一日稍廢晚年造詣益精默契神化超然獨得非先生不能自知也蓮陸魏子從遊日久庚戌冬自上谷來蘇門先生以日講授之使刪定焉雪夜挑燈中宵不倦爐火既燼丹鉛未休余以胃病未得共事明年春將北歸貽書屬余校正余何敢辭獨念蓮陸才大而養之以靜學博而守之以約嘗刺晉之大州搜訪隱遺折節下士去

官之日匹馬雙僮而已世俗升沉得失無足介其  
胷中者後日為師門顏子必蓮陸也譜中所載八  
十年來躬行心得歷歷可考蓮陸定有得於精神  
意氣之表未可以言辭形容者矣昔朱子與呂成  
公輯近思錄於寒泉精舍至今過者必徘徊想像  
其處我觀後之遊蘇門者亦必將訪問魏子刪述  
之所低回流連而不能去矣於其行書以送之

送宋牧仲分司贛關序

戊午宋子牧仲以秋官尚書郎視權贛闕於其行  
也同朝士大夫贈之以詩至盈卷軸余於宋子姻  
友也適應

召來都下不可以無言贛州居江廣之交地號僻  
遠往時權政以通判領之歲時報成數而已後用  
言官議改部員以重其任軍興以來嶺海多故戈  
鋌縱橫於蠻洞瘴谿之間估客冒險往還其難十  
倍於承平時今國儲告匱餉需孔殷而商旅之難  
如此牧仲茲往其所以裕國課而恤商困者可不  
加之意乎然此固牧仲之所優為者也天下事莫  
患於因時苟且而無真誠之意動輒曰時不可為  
也事多掣肘也牧仲之在刑曹一副郎耳每慮囚

必細審其得罪之由。察其情偽。稽之律例。有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之意。有不合者。動色力爭。即豐鎬舊臣亦諒其真誠。改容而敬禮之。雖不能盡如己意。其所全活者亦多矣。今其視權也由司寇推舉。

天子臨軒而遣之。授以專勅。其體為京朝官。與督撫藩鎮不相轄也。非若部郎之多旁掣其肘者也。吾嘗謂司權政者。禁胥役之需索。信放關之期會。則商不病。杜豪強之夾帶。絕權貴之請託。則課不絀。而其要在律已嚴而綜核慎。此皆牧仲之所優。

為者也。而余之所望於牧仲不盡於此焉。人身之所重者元氣也。國家之所重者人才也。古人宦轍所至。必以咨訪人才為首務。其所為人才者。非詞華藻麗。馳聲藝苑之謂也。必經術足以明道。才畧足以匡時。有精苦之志。有沉深之謀。此其人必不欲以浮華顯。往往在深山窮谷。可以遜世無悶。或浮湛人間。落落穆穆。非得其同志。則不能相求也。西江自宋以來。名臣大儒不可勝數。今豈遂無其人乎。余昔叅藩嶺北。屬有軍旅之役。事定而疾作。請休歸里。寧都有魏冰叔兄弟與彭躬菴丘邦士。

方讀書易堂余知之未暇入山一訪亦以諸子深  
藏交脩不求聞於世余爾時雖粗知其姓氏未能  
悉也今得讀其所著書想見其為人屈指當日已  
二十年矣河山阻脩光陰荏苒惟有浩歎而已天  
生人才無間古今往者已矣來者未可量牧仲更  
從冰叔益求知所未知焉勿如我之過時而悔也  
還

朝以此為使歸之獻則牧仲之所以報國者淡矣  
送汪檢討奉使琉球序

國家威德誕敷臣服萬邦大荒之外日月之所出

湯子遺書卷三序

三

沒罔不梯山航海貢琛獻貝象胥之傳譯為勞鴻  
臚之贊引不給琉球為東南島裔奉職尤謹自定  
鼎以來朝會之使數至康熙二十一年中山王世  
子遣陪臣來請襲封

天子嘉其守禮惟謹下廷臣會推可使者以名聞  
僉曰檢討汪某學行足稱儀度俊偉以充正使必  
能光照下國

天子曰可賜麒麟服璽書金冊臨軒遣之汪君既  
受命上書陳使事皆所以昭

聖德重國體

優詔悉付所司余方與汪君載筆史局晨夕共事  
今一旦乘傳出都宣布

天子威德於海外萬里之邦公卿大夫相率餞焉  
余何能無一言以贈竊以聖人論士必曰使於四  
方不辱君命春秋大夫如朮向子產之徒皆以辭  
令增重鄰國夫友邦聘問當時猶難之至天王使  
於侯國必大書特書誠重之也而二百四十二年  
無貶詞者蓋鮮焉按史稱琉球植棘為藩以盈虛  
為晦朔以艸木為冬夏隋唐以後屢興師討之賓  
服無聞至明初不煩軍旅輒遣子弟讀書太學策

名朝著彬彬為守禮之國豈非文德來遠之效哉  
今天子湛恩汪濊不寶遠物而汪公學古通今識  
體得宜尤長於辭令廷臣此舉為得人矣夫叔向  
子產皆以博物著聞世固未有學無本原而能專  
對不辱君命者也以汪君之學茲行也必能使其  
國君敬信而悅服上以增

天朝之重而益堅其服事之心且使環海後至諸  
國不煩樓船橫海之師而聞風景附稽首來享後  
世傳之為奉使者所取法焉君之功亦偉矣哉余  
株守史局汗青無日因念司馬子長周遊天下歸

而作史記然猶未至海外也君涉海萬里而至於其國波濤浩淼極天下奇詭瑰瑋之觀非僅僅空同江淮會稽禹穴者比歸而筆挾風雲上下千古當有過於子長者余與同人執筆以俟之

惠母陳太君七十壽序

余與長洲汪鈍翁先生同直史館因得見其所與遊者而惠元龍稱最賢云元龍博學高才為文章有桀度交遊多名公卿顧獨時時過余邸舍論文常至日昃不倦將南歸持鈍翁所為母陳太君壽文示余再拜言曰吾母年七十遊子入京華欲有

得而歸以為母榮也乃今葛衣敝屨持殘書數卷登堂問起居外愧無以為母歡吾母高節淑行與吾師同里聞知之為悉敢邀惠得君一言以慰吾母庶幾為遊子進一觴焉是君之賜也余既雅重元龍又嘉其意慤懇展卷讀之既畢而告之曰太君之德盛矣然元龍欲慰太君也交遊中名公卿操文章之柄者衆矣迂拙窮老不合於時莫余若也何足為元龍重且自聖賢之學不明而功利之習日熾父兄之望子弟者不越富貴利達使子弟登高科躋膺仕輿馬赫奕賓從雜遝遂快然自鳴

得志不暇問所從來蓋世俗之陋久矣婦人當尤甚如此則元龍以不遇歸即攜名公卿文章數十軸日誦太君之前有拂然不樂耳况迂拙無用於世如余者乎乃今觀太君則有異事姑孝謹滄瀟必親又有樛本逮下之德斯已賢矣前明之季勸太翁律和公曰時事可知公能師伯鸞高義妾請椎結布衣以從遂偕隱龍山東渚躬自操作不謂尤難乎夫婦人盛年則以貴顯望其夫晚年則以貴顯望其子人情也太君志行如此若不知人世有富貴利達者豈以其子登高第興馬赫奕夸耀

閭里為榮乎元龍其可以無愧然吾謂從來母子之賢亦交相成也有陶母截髮而後侃功業聿著於晉代有歐母畫菽而後脩文學冠於宋室此有母以成其子也然必有侃之功被八州而後陶母之截髮始顯有脩之德重三朝而後歐母之畫菽始聞是又有子以成其母也太君之所以教元龍者余未及聳然即其勸勉太翁者觀之諒必有在富貴利達之外者既已無慚於二母矣元龍其益勉之元龍博學高才譽望隆於時賢顯行有日矣他日立朝著當思有所建樹無愧陶歐則所以壽

太君者仍在元龍而不在祝頌之紛紛也請以此  
言告之太君或亦開顏而進一觴乎

徵君孫先生九十壽序

康熙癸丑徵君孫先生壽登九十嘉平月之十四  
日為懸弧之辰睢陽門下士暨平日私泚先生之  
教者若而人將渡河稱觴於兼山堂下斌再拜頓  
首而言曰人生百歲為期先生年踰耆耄步履輕  
翔神完而氣固著書未嘗以寒暑輟弟子執經請  
益者趾錯於戶應答終日無倦容竊念自古九十  
好學弗衰者衛武公而後不過數人耳先生之壽

殆天之有意斯文與夫壽者假百年以為萬古者  
也道體流行萬古不息非人則道無所寄非聖人  
則道無以行非天假之以年則聖賢凝道之功或  
未能淡詣其極而造化之流行於萬古者不能盡  
屬之於我故此身者百年之物迨功力積深充實  
光輝上繼往聖下開來學則百年而萬古矣孔子  
以天縱之聖自十五志學猶必至七十而始能從  
心所欲不踰矩也道無止境則學亦無止境使更  
假以年必有日進不已者特後之學者亘千百年  
不能證取從心不踰矩之真境况能知其進此者

乎。使孔子年未及七十而止。則後人必以知命耳。順為學問止境矣。使顏子而有夫子之年。則所謂未達一間者。其終於未達歟。夫壽之可重也如此。哉。先生蚤年潛心濂洛之學。以孝親敬長為根基。以存誠去偽。戒懼慎獨為持要。出門定交。與蒼輿廓園蓼洲諸君子。議論往復。以砥柱中流。自任浩然之氣。百折不回。會璫燄熾張。諸君子並罹鈞黨。平日交遊。身都通顯者。皆閉戶掃軌。噤不敢出一言。而先生獨不避虎攫力為營救。當其時。岌岌濱於難矣。而卒恬然無恙也。今氣運剝極而復。

興朝定鼎。崇儒右文。先生讀易百泉。韜光斂耀。靜悟淵思。德益邵而學益邃。徵書歲下。纁帛屢賁。巖阿。至朝虛祭酒之席。以待。而先生鳳隱愈高。公卿藩臬擁篲到門。執弟子禮。先生與臣言忠。與子言孝。鮭菜苦茗。常至更闌燈炮。猶媿媿弗倦。或千里書札問難。為之條分縷析。無不人人各得其所求。有初接者。才品高下。即衡量不爽。與之言論。輒中隱微。若久與處。洞悉其生平者。即秦越人之視病。不是過也。回視數年前學問。必有日進月長。可自證自勘。而非他人所能識測者矣。今天下理學。烝

丞而起。誠行淫辭之習。漸以消磨。謂非先生倡率  
鼓舞而然歟。蓋昔年處運祚之終。而今日當風會  
之始。處其終者。與羣賢聲應氣和。不能奏廓清維  
挽之功。當其始者。碩果獨存。靈光巍然。千百年正  
學之傳。手闢蠶叢。而立登康莊。固知天之厚乎大  
年者。真非無意也。衛武公耄年進德。淇澳抑戒之  
詩。風雅傳焉。先生結廬衡門。與淇澳百里而近。請  
以金錫圭璧之章。為先生一侑觴焉。是為序。

募建六忠祠序

睢城西門內。舊有六忠祠。祀唐中丞張公。太守許  
公。以南雷姚賈四公為配。廟貌赫奕。春秋官屬奉  
祭。惟謹。壬午。黃河決城。祠沒於水。後土人竊其地。  
改建尼菴。六公棲神無地。過者悽愴。於今二十有  
餘年矣。唐自祿山犯關。明皇西狩。令狐潮尹子奇。  
輩鷓張梁宋間。名城巨郡。望風納款者。恐後。張許  
二公。獨率二千殘羸之卒。憑孤城。過三十萬之彊  
敵。以保障江淮。其精忠大節。至今八百餘載。天下  
學士大夫。以及牧豎耕夫。皆能道之。吾州在唐為  
睢陽屬邑。張公初守雍丘。移軍寧陵。許公以睢陽  
太守迎入。則我州亦張公所往來提戈揮兵處。而

廟祀不立。烝嘗無所。甚非所以妥侑忠魂。曲獎人心之義也。况邇來琳宮梵宇。所在金碧莊嚴。而六忠祠無議及者。左道日盛。大義不明。有心世教者。不禁為之長太息也。今文學黃君於舊祠之西。施地一區。謀建饗堂三楹。重門兩廡。期復舊觀。但力薄費繁。尚賴羣公共成盛事。人倫天道。明訓昭垂。凡具秉彝。應有同志。務俾規模闢。俎豆一新。薦紳衿裾。登堂拜謁。見日星之常存。凜英魂之如在。四方君子。軒車過之。亦知吾州人士。識所重輕。不至崇異端而忘大義也。

賀王叔平進士序

余少時聞先大夫言。拓城雪園王先生。今之大人君子也。心竊嚮慕之。及通籍後。先生為御史。按兩浙。余見於睢陽郵署。先生握手與語。娓娓不倦。所以訓勉之者。備至。出所著傳習錄。定志諸論。及詩文數十帙。見示。余受而讀之。不敢忘。前年遇先生。子叔平於商丘。氣度渾金璞玉。不自矜飾。居然有道之容。其所為文。高潔簡練。得大家之遺。余竊歎賢者之後必大。於先生益信矣。己酉。叔平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里中親知將脩羔酒之儀。而問言於

余余不佞年來於世故酬贈之文謝絕久矣顧以  
為少時知敬愛先生親聆欵罄二十餘年矣今幸  
見叔平捷南宮何可無一言以賀夫諸君以為一  
第足重叔平乎自有制科以來登高第者何限也  
然有布褐終身而風采照耀今古或身躋巍科而  
碌碌無所表見二者其為人輕重何如也從來言  
道德者必推濂洛關閩五先生中濂溪伊川未登  
進士明代理學推薛王陳胡四先生而白沙敬齋  
亦未登進士可見甲第者特士子致主行道之階  
而非所恃以不朽者也何足以為叔平重吾之所  
以重叔平者亦曰能法雪園先生而已矣先生之  
令交河也畿輔近地值貂璫縱橫之日他人皆束  
手不敢施為先生獨毅然不畏疆禦覆地畝清郵  
傳弭盜省刑治行最著及入掌柏臺正色端笏議  
論侃侃按轡所至奸弊杜絕尤孜孜以延攬後進  
講明性學為務自浙東歸舟中惟圖書萬卷而已  
叔平學行得於過庭者久於書無所不讀而能守  
之以謙於海內名士無所不交而必歸之於正自  
茲以往必能舉先生之所蓄而未發者措之天下  
矣是可賀也吾聞先生之學以王文成公為宗文

成良知得於真脩真悟當其折權黨於方熾定大變於呼吸無非良知之妙用羽書劬午講書不輟是豈勉彊者能之乎彼山農汝元之徒剽竊影響張皇自恣卒來世人之譏夫文成平生行事皆可對之天地後之人果能彷彿萬一焉否也叔平承先生之志進而取法文成必能躬行心得一洗世儒之陋今見用於時天豈有意斯文乎是可賀也余受先生指誨稍知端緒今之所以期望叔平者亦所以仰答先生之意也若侈揚家世門閥之盛徒為諛詞而已則吾豈敢

湯子遺書卷三序

聖

送徐電發序

徐君電發以徵辟官禁苑文章詩賦在香山涪翁之間常請假里居門庭蕭然還署未匝月遽謫官去同朝士大夫多太息賦詩以贈其行余方病杜門謝客不能出郊一送又怔忡不能為詩無以為電發贈乃強起邀至小亭酌酒而告之曰人生豈必以一官為重哉古之賢者宦跡落莫而聲名表於後世者衆矣如君之才固不以官之崇卑論也吳中山水清妍多隱君子君往從之相與究性命之微探濂洛之旨必將斂華就實超然自得道

德之歸有日矣。豈止以文辭擅長乎。余違夙好。潦  
倒中外。精力頹然。而勢不能遽去。即幸而得請。而  
舊學荒落。無所進益。百年碌碌。良可歎也。人生絀  
於此。必伸於彼。君不得志於時矣。必有聞於後。君  
其勉之。電發曰諾。爰書以誌別。

湯子遺書卷三終

湯子遺書卷三終

四

